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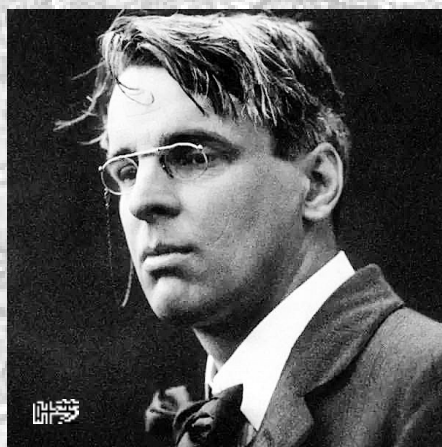
世上最诗意的表白来自叶芝,同样诗意的拒绝来自毛德冈—— “我拒绝了他,将他还给了世界”

520是“我爱你”的意思,5月20日是网络情人节,又被称为“表白日”。借此机会,我们一起回顾《当你老了》这首动人情诗和作者叶芝(亦译为“叶慈”)的一生。

2015年春晚,当莫文蔚深情地唱起《当你老了》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得痴迷。这首歌源自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艾略特称赞他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1923年叶芝以“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获诺贝尔文学奖。



晚年的叶芝和亲友在一起(图中叶芝左边的是其妻子乔治·海德里斯)。



她恍若春之女神

1889年,叶芝遇到了毛德冈。那一年叶芝二十四岁,毛德冈二十三岁。或者说,是毛德冈找上了叶芝,倾慕他的才华,特意去结识。这也并不奇怪,叶芝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面发表的那首《The Isle of Statues》,毛德冈很是欣赏,故而找上了门。

可见面后动心的却是叶芝,他在死之前的那一年出版的自传中这么描述他对毛德冈的第一印象:“她恍若春之女神的古典装扮,维吉尔的赞颂‘她行走若一位女神’只为她一人而造。她的面容光芒四射,如同光透之而降的苹果花的面容一般,我现在仍记得那第一天她在窗中立于一堆这样的花朵旁边的仪态。”

对于叶芝,或许当他在1889年第一次见到毛德冈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自己接下来漫长的一生都将和这个让他一见钟情的女人纠缠在一起,而他许多的情诗也都为她而作,甚至他接下来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经历也都因她而起。

写作这首诗的叶芝即将进入而立之年,为了接近和追求自己的女神,叶芝寄希望于通过参加她所感兴趣的民族独立运动来得到她的青睐,所以有一段时间,叶芝曾加入爱尔兰激进的秘密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其长诗《乌辛漫游记》中,叶芝对这段经历有所表现。吸引叶芝的并非极端民族主义,而是他所爱者之芳心。这样的事情也只是刚刚开始。

毛德冈(Maud Gonne 1866—1953)爱尔兰演员,女权运动家和爱尔兰独立分子,多次拒绝叶芝的追求。在她的回忆里,叶芝“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子”。

我拒绝了他, 将他还给了世界

叶芝是一位神秘主义者,这在其人生和作品里贯穿始终。他对东西方的神秘思想充满好奇并为此倾倒。在1925年出版的《幻视》中,他用几何图形来解释历史循环理论以及印度教的灵魂转世说。在《基督重临》一诗中,诗人写到:“在向外扩张的圆锥体上旋转呀旋转”。叶芝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

锥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负旋锥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交错渗透构成的。

叶芝的思想世界是由爱尔兰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和新柏拉图主义所孕育的,他诞生的那个时代和所接受的教育都对他其后的创作产生绵长的影响。这些影响首先体现在他那些悲伤、哀怨而唯美的早期诗歌中,而占据其中的大部分情诗,如前文所提,诗人把它奉献给了毛德冈。

1891年,在与毛德冈密切相处两年后,叶芝第一次向她求婚,被拒,同样的事情在以后还会不断发生。毛德冈的多次拒绝,或许就像她之后所袒露的那样,“我拒绝了他,将他还给了世界”。

这是作为诗人的叶芝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但对于深爱着她的那个叶芝而言,爱情的失落和破碎让他那些诗蒙上了一层早晨落在森林中的灰色雾气。

叶芝和毛德冈之间的感情总让笔者想起马尔克斯那部《霍乱时期的爱情》,故事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米娜之间半个世纪的爱情纠缠就好像是他们人生的写照,而叶芝也就像那个可怜而痴迷的阿里萨一样,对其所爱之人矢志不渝。

不过,随着年岁渐长和历经爱尔兰的纷乱,叶芝对毛德冈的情感虽然始终炽热,但表现在他年轻时的诗中的唯美和理想主义渐渐消弭。变化是明显的,也是真实的。那些写给毛德冈的爱情诗慢慢变得平和冷静,如火山般的痛苦逐渐被时间平息,对自己渴望者的诉说充满了理解和单纯。

1923年12月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于1904年和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创办阿尔剧院,并出任院长。阿尔剧院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目的是维护民族文化和语言、描绘爱尔兰广大农民的生活。随着诗人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发表演说,他的诗也在这些经历下改变,曾经的哀伤和朦胧变得坚定而明亮,诗中的世界虽然依旧充满象征,但转向了社会生活,更多地关注现世,关注人民和

社会。这是叶芝诗歌变化的第一次,却不是最后一次。

1914年,叶芝应邀去北美讲学,同年出版诗集《阔园的野天鹅》。1922年出任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接受都柏林两所著名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12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叶芝创作的顶峰,这时的诗人已经成熟且站在山顶,语言果断、毫不迟疑。在这段时间,大量优秀佳作如《基督重临》《阔园的野天鹅》《航向拜占庭》《拜占庭》《丽达和天鹅》和《在学童中间》等等已经写就。

在这些诗中,叶芝的意象变得清晰而丰富,通过与其结合所表达的抽象观念与思想也使得诗歌本身具有了多层次的内涵,形成一颗颗雕刻精致、毫无累赘的钻石,坚硬而令人着迷。比如在《航向拜占庭》一诗中,他得心应手地运用象征和意象,表达他所特指而又因其自身涵义得以扩展的观念,使得这一首不长的诗蕴含了丰富的思想。

晚年的叶芝 返璞归真

衰老没有放过任何人,晚年的叶芝,一只眼睛失明,耳朵聋了,疾病纷至沓来令他不得不在妻子的陪伴和帮助下四处辗转求医。而也就是在这样的衰老中,叶芝迸发了惊人的创造力。他笔耕不辍,似乎希望以此来对抗濒临的死神,夺回属于自己的生命。该是到总结的时候了,不仅仅是生命,其他一切会诞生和衰败的事物都是如此。

随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叶芝进入了艺术家最终的返璞归真,他的诗再次出现变化:简单、世俗、真诚和自信;语言变得简洁粗放,并且更加肯定、没有犹豫。这是一位诗人能达到的身心合一的境界。长句子不见了,有的是谆谆教诲般的话语,简洁之下,象征主义的繁复已经无处存在,而对于爱尔兰传统歌谣的学习,让诗句开始变得朗朗上口。

1948年,叶芝去世并按照其在晚年诗作《本布尔山下》中的遗嘱进行安葬。由诗人自己挑选的花岗石墓碑上,刻着他为自己所写的墓志铭:“冷眼一瞥/生与死/骑手/且前行!”

(本报综合)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袁可嘉 译)



毛德冈